

古龙文集 060

护花铃

①

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

古龙文集

护花铃

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护花铃 / 古龙著. — 郑州: 河南文艺出版社,

2013.7

(古龙文集)

ISBN 978-7-80765-855-9

I. ①护… II. ①古… III. ①侠义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137093 号

著 者 古 龙

责任编辑 郭端飞

校版编辑 王井起

特约编辑 读客孟汇一 读客王予润

策 划 读客图书

版 权 读客图书

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-33608311

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

印 刷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
开 本 680mm x 990mm 1/16

印 张 42

字 数 634 千

版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69.00 元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 请致电 021-33608311 (免费更换, 邮寄到付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古龙文集

护花铃

①



读客® 知识小说文库

读小说，学知识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目 录

- 第一章 生死之间 /1
- 第二章 金龙密令 /30
- 第三章 柔肠侠骨 /61
- 第四章 危崖! 危情! /91
- 第五章 去日如烟 /123
- 第六章 天帝留宾 /144
- 第七章 妃子倾城 /186
- 第八章 英雄何价 /216
- 第九章 侠气干云 /247
- 第十章 身在何处 /276
- 第十一章 多情多愁 /303



第一章 生死之间

生与死，爱与憎，情与仇，恩与怨。这其间的距离，在叱咤江湖、笑傲武林的人们眼中看来，正如青锋刀口一般，相隔仅有一线。

山风怒号，云蒸雾涌，华山苍龙岭一脊孤悬，长至三里，两旁陡绝，深陷万丈，远远望去，直如一柄雪亮尖刀，斜斜插在青天之上，白云之中。

晓色云开，浓雾渐稀，苍龙岭尽头处，韩文公投书碑下，竟卓然伫立着一个体态如柳、风姿绰约的绝色少女，一手轻抚风鬟，一手微弄衣袂，柳眉低颦，明眸流波，却不住向来路凝睇。

险峻的山石路上，果真现出几条人影，绝色少女柳眉微展，轻轻一笑，笑声冷削阴寒，满含怨毒之意，直叫人难以相信是发自如此娇柔美艳的少女口中。

笑声方落，山脊上的数条人影，突地有如数只健羽灰鹤，横飞而起，霎眼之间，便已掠在绝色少女面前，绝色少女眼波一转，冷冷道：“随我来！”纤腰微拧，“唰”地后掠数丈，再也不望这几人一眼。窈窕的身形，十数个起落，便已笔直掠上南峰。

雾中横渡苍龙岭的五条人影中，一个满面虬须、劲装佩剑的黑衣大

汉，浓眉轩处，面对他身侧的一个玄衫少妇哈哈笑道：“好狂的小姑娘，只怕比你当年还胜三分！”

玄衫少妇螭首轻抬，微微笑道：“真的么？”

黑衣大汉哈哈笑道：“自然是真的，谁要是娶了她，保管比我龙飞还要多受些折磨！”

笑声高亢，四山皆闻，语声中虽有自怜之意，笑声中却充满得意之情。玄衫少妇嚤的一声，伏向他胸前，一阵风吹过，吹得她云鬓边的发丝与他颌下的虬髯乱作一处，也吹得他豪迈的笑声，与她娇柔的笑声相合。

笑声之中，他身后垂手肃立着的一个清瘦颀长的玄衫少年，突然干咳一声道：“师父来了！”虬须大汉笑声突止，玄衫少妇也倏然站直身形。险峻的山脊上，大步行来一个锦服老人，面上竟蒙着一方乌色丝巾，每跨一步，丝巾与锦袍一阵飘动，便已跨过一丈远近。他身后却跟着两条亦是满身黑衣、劲装佩刀的彪形大汉，四条粗健的手臂，高高举起，掌中抬着一物，长有一丈，阔有三尺，方方正正，却被一面五色锦衾通体覆盖，谁也猜不出究竟是什么东西。

虬须大汉、玄衣少妇、清瘦少年见了这锦服老人，神情俱都立即肃然。锦服老人脚步一顿，露在丝巾空处外的一双目光，闪电般四下一转，沉声道：“在哪里？”虬须大汉颌首道：“上去了！”

锦服老人冷“哼”一声道：“走！”大步向岭上行去，山风吹起他的锦缎长衫，露出他长衫里的一柄绿鲨剑鞘。

玄衫少妇幽幽轻叹一声道：“师父今日……”樱唇动了两动，下面的话，却未再说下去。

清瘦少年缓缓回转身，望了他身后并肩而立的一双少年男女两眼，呆呆地愣了半晌，长叹道：“四妹五弟，你们还是该留在山下的。”长袖一拂，随着虬须大汉及玄衫少妇向山上掠去，这一双少年男女对望数眼，良久良久，谁也没有说出一句话来。

过长空栈，便是南峰。白云冉冉，山风寂寂，亘古以来，便少人踪，然而此刻，阳光初升，这险绝天下的华山主峰上，却已人影幢幢，四个鬓边已现华发的中年妇人，青衫窄袖，并肩立在一株古松下，人人面目之上，俱似笼着一层寒霜，那绝色少女一掠而前，低语道：“来了。”

语声方了，峰下已传来一阵人语，道：“十年之约，龙布诗并未忘怀，食竹女史怎地还不下来迎接故人？”语声并不高朗，但一个字一个字传上来，入耳却清晰已极。

青衫妇人目光交错，对望一眼，身形却未有丝毫动弹。绝色少女冷笑一声，盈盈在松边一方青石上坐了下来，峰腰处发出的语声最后一字说完，峰上已现出那锦服老人高大威猛的身影，闪电般的眼光，缓缓在松下五人身上一扫，沉声问道：“此地可是华山之巅？你等可是‘丹凤’门下？”

绝色少女秋波凝注着古松梢头的半朵轻云，冷冷道：“不错！”

锦服老人一步跨到青石之前，沉声道：“‘丹凤’叶秋白在哪里？”

绝色少女微拧纤腰，缓缓长身而起，上下打量了这锦服老人几眼，冷冷道：“你就是‘不死神龙’龙布诗么？”

锦服老人神情似乎一呆，突地仰天长笑起来，朗声笑道：“好极好极，想不到今日江湖中竟有人敢当老夫之面，喝出老夫的名号！”

绝色少女冷冷一笑，仰首望天道：“妙极妙极，想不到今日江湖中，竟有人敢当我之面，喝出家师的名号。”

锦服老人龙布诗笑声一顿，松梢簌然落下几枝松针，落在他衣襟之上，他顺手一拂，突又转身走到那四个青衫妇人身前，一手指向绝色少女，沉声道：“这就是叶秋白收的徒弟么？”

青衫妇人，八道目光，瞬也不瞬地望在他身上，齐声道：“不错！”

龙布诗“唰”地回身怒道：“你师父与我十年之前，相约于此，她此刻怎地还未前来？却叫你在这里对前辈无礼！”

绝色少女冷冷道：“纵有天大的约会，家师也不能来了！”

龙布诗怒喝道：“怎地？”

绝色少女缓缓道：“三月以前，家师便已仙去，临终之际，令我在此践约，却未曾告诉我，你是我们的什么前辈！”语声缓慢，语气冰冷，丝毫没有激动之色，哪里像是弟子在述说师父的死讯。

四个青衫妇人，再次对望一眼，但终究还是没有说出话来。

虬须大汉、玄衫少妇、清瘦少年等七人，此刻相继掠上峰头，两个黑衣大汉，将掌中所抬之物，轻轻放在地上，垂手退到一边，虬须大汉龙飞一步掠到龙布诗身侧，皱眉低语道：“师父，怎地了？”

龙布诗呆立半晌，突地长叹一声，缓缓道：“叶秋白已经死了！”目光遥望天际，缓缓向岭下走去。

绝色少女冷削的目光中，突地闪过一丝奇异的光芒，仰天一阵冷笑，缓缓道：“可惜可惜，想不到江湖传说中的第一勇士‘不死神龙’，见面之后，不过是如此一个人物。”

龙布诗倏然顿住脚步。龙飞浓眉一轩，怒叱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绝色少女冷冷道：“我说什么，与你无关，此间根本就没有你说话之处。”

龙飞目光一凛，须发皆张，龙布诗却已缓缓转过身来，沉声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绝色少女缓缓道：“十年之前，家师与你订下的生死之约，说的是什么？”

龙布诗目光一阵黯然，沉声道：“胜者永霸江湖，负者……唉，叶秋白既已死去，龙布诗纵能称霸江湖……”

绝色少女冷冷接道：“家师虽已仙去，只怕你也未必能永霸江湖吧！”

龙布诗沉声道：“难道你还想与老夫一较身手？”

绝色少女冷冷一笑，道：“我纵有此心，只怕你也不屑与我动手吧？”

龙布诗道：“正是！”

绝色少女道：“数十年来，你与家师动手相较，约有几次？”

龙布诗道：“次数之多，难以胜数！”

绝色少女道：“你可曾胜过他老人家一招半招？”

龙布诗道：“却也未曾败过。”

绝色少女道：“胜负未分，你便想永霸江湖，世间哪有这等便宜之事！”

龙布诗愣了一愣，道：“叶秋白既已死了，我难道还能去寻死人动手不成？”

绝色少女冷笑道：“家师虽死，却留下一套剑法，你若不能胜得这套剑法，便请你立时自刎在这华山之巅，‘止郊山庄’中的门人弟子，也从此不得涉足江湖。”

虬须大汉龙飞突地仰天一阵狂笑，道：“家师若是胜了，又当如何？”

绝色少女却连眼角也不望他一眼，直似未曾将他的话听入耳中。

虬须大汉浓眉一扬，狂笑道：“家师若是负，便得立时自刎，家师若是胜了，难道要叫那‘丹凤’叶秋白再死一次么？何况你明知家师不屑与后辈动手，叶秋白纵有剑法留下，又有何用？”

哪知龙布诗突然一声厉叱：“住口！”走到绝色少女身前，沉声道：“这十年之间，她又创出了一套新的剑法？”

绝色少女道：“正是！”

龙布诗目光一亮，突又长叹道：“纵有绝世剑法，而无绝世功力之人行使，又怎能胜得过老夫？”缓缓垂下头来，意兴似乎十分萧索。

绝色少女冷冷道：“若有与你功力相若的人，以家师留下的剑法，与你动手，难道还不是和家师亲自与你动手一样么？”

龙布诗目光中的落寞之意，越发浓重，缓缓道：“自从十七年前，天下武林精华，除了老夫与你师父外，悉数死在黄山一役，此刻普天之下，若再寻一与老夫功力相若之人，只怕还要等三五十年！”

绝色少女缓缓道：“剑法虽可补功力之不足，功力却无法助剑法之灵巧，你说是么？”

龙布诗道：“自然不错！”

绝色少女又道：“剑法招式，自有捷径可循，功力深厚，却无取巧之道，你说是么？”

龙布诗道：“不错！”

绝色少女接道：“但剑法、功力，相辅相成，缺一便不能成为武林高手，这道理亦甚明显，是以自从黄山会后，天下武林，便再无一人能与‘丹凤神龙’争锋，亦是因为后起高手中，纵有人偶遇奇缘，习得武林不传秘技，却无一人，能有‘丹凤神龙’这般深厚的功力，你说是么？”

龙布诗道：“正是此理。”

绝色少女道：“十年之前，家师与你功力可是相若？”

龙布诗道：“纵有差别，亦在毫厘之间，不算什么！”

绝色少女道：“这十年之间，家师时时未忘与你生死之约，朝夕勤练。”

龙布诗接口叹道：“老夫又何尝不是一样！”

绝色少女道：“如此情况下，十年前，家师功力既与你相若，十年之后，是否也不会有何差异？”

龙布诗颌首道：“除非在这十年中，她能得到传说中助长功力的灵丹妙药，否则便绝不会胜过老夫。”突地长叹一声，回首道，“飞子，你可知道，功力之增长，直如雀鸟筑巢，匠人建厦，循序渐进，丝毫勉强不得，切忌好高骛远，更忌揠苗助长，纵能偷巧一时，终是根基不稳，大厦难成，却非百年之计。贪功性切，不足成事，反足败事，那些真能助长功力的灵丹妙药，世间却难寻找，奇怪的是，武林中竟有如此多人相信，因此又不知多生几许事故！”

龙飞垂首称是。

绝色少女道：“如此说来，你与家师功力既无可争之处，所争仅在招式之间的灵拙变化是么？”

龙布诗道：“高手相争，天时，地利，人和，俱是重要因素！”

绝色少女道：“家师如能创出一套剑法，一无破绽，是否便能胜你？”

龙布诗道：“天下没有绝无破绽的功夫，只是你师父的剑法之中的破绽，若能使我无法寻出，或是一招攻势令我无法解救，便是胜了。”

绝色少女道：“你与家师生死之约未践，胜负未分，家师便已仙去，她老人家，实是死不瞑目。”

龙布诗冷“哼”一声，道：“我又何尝不引为平生憾事？”

绝色少女仰首望天，道：“家师临终之际，曾说这十年之间，你必定也创出一些武功来对付她。”

龙布诗仰天笑道：“叶秋白当真是老夫的平生知己。”笑声之中，充满悲激之意。

绝色少女冷冷一笑，道：“但你大可不必担心所创的武功没有用武之地，家师临终时，已代你想出一个方法，来与她一分胜负。”

龙布诗笑声突顿，目光一凛，绝色少女只作未见，缓缓道：“你若让我在你肩头‘缺盆’、后背‘神藏’、尾脊‘阳关’，三处穴道上各点一指，闭住天地交泰的‘督任’二脉，那么以你的功力，绝不会有性命之虑，但内功已削弱七成，正好与我相等，我再用家师所留剑法与你动手，那么岂非就与家师亲自和你动手一样！”

她翻来覆去，说到这里，竟是如此用意。龙布诗不禁为之一愣，却听绝色少女叹道：“此法虽是家师临终前所说，你若不愿答应，我也无法。”

龙飞浓眉一皱，沉声道：“此事听来，直如儿戏，绝无可能，真亏你如何说得出口。”

一直远远立在一旁的玄衫少妇，突地一掠而前，冷笑道：“你既如此说，我用爹爹的武功与你动手，岂非亦是一样。”

绝色少女冷冷一笑，转过头去，突地仰天长叹道：“师父呀师父，我说他绝对不会答应，你老人家却不相信，此刻看来，还是你老人家错了。”缓缓走到树下，冷冷道，“我们走吧，就让‘止郊山庄’在武林称霸，又有何妨？”

龙布诗厉叱一声：“且慢！”

绝色少女回眸冷笑道：“你若不愿对死人守约，我也不能怪你，就当十年之前家师与你根本未曾订约好了。”

龙布诗突地仰天一阵狂笑，朗声笑道：“数十年来，老夫险死还生，不知有若干次，从来未将生死之事放在心上，更未曾对人失信一次，叶秋白虽死，约会却仍在，她既已留下与我相较之法，我怎会失信于她！”

龙飞与玄衫少妇齐地惊喝一声：“师父……”

龙布诗狂笑着抬起手来，突地手腕一反，揭去面上丝巾，绝色少女秋波转处，心中一凛，只见他面目之上，创痕斑斑，纵横交错，骤眼望去，虽在白日，却仍令人心底不由自主地升起一阵寒意。

龙布诗笑声顿处，沉声道：“你师父生平大小数百战，战无不胜，多年前纵遇对手武功高过于我，我却也能将之伤在剑下，便是因为我胸怀坦荡，一无所惧，我若有一次失信于人，便不会再有这样的坦荡胸怀，那么，我只怕早死了数百次了！”目光一阵惘然，似是已渐渐落入深思。

有风吹过，龙布诗宽大的锦缎长衫，随风又是一阵飘动，初升的阳光，穿破终年笼罩峰头的薄雾，映在他剑痕斑斑的面容上，映得那纵横交错的每一道伤痕，俱都隐隐泛出红光。

他缓缓抬手，自右额轻轻抚下，这一道剑伤由右额直达眼角，若再偏左一分，右目便无法保全。

“四十年前，玉垒关头，浮云悠悠……”他喃喃低语，脑海中闪电

般掠过一幅图画，剑气迷漫，人影纵横，峨眉派第一高手“绝情剑”古笑天，在浮云悠悠的玉垒关头，以一招“天际惊虹”，在他额上划下了这道剑痕，他此刻轻轻抚摸着它，似乎还能感觉到当年那锐利的剑锋划开皮肉时的痛苦与刺激！

他突地纵声狂笑起来，仰天长啸一声，大声道：“古笑天呀古笑天，你那一招‘天际惊虹’，老夫虽然无法抵挡，但你又何尝能逃过我的剑下……”

笑声渐弱，语声渐微，右额上长短不一的三道剑痕，又触起了他的往事！

他再次低语：“五虎断门，回风舞柳，荡魔神铲……”这一刀、一剑、一铲，创痕虽旧，记忆犹新。他忆起少年时挟剑遨游天下，过巴山，访彭门，拜少林，刀口惊魂，剑底动魄，铲下余生，次次险死还生，次次败中得胜，这号称“不死神龙”的老人，便又不禁忆起三十年前，天下武林中人为他发起的“贺号大典”，仙霞岭畔，帽影鞭丝，冠盖云集，他嘴角不禁泛起一丝微笑。

他手掌滑过额下的长髯，抚及髯边的一点创痕，那是天山的“三分神剑”，这一剑创痕最轻，然而当时的情况最险。

“九翅飞鹰狄梦萍，他确是我生平少见的扎手人物……”

他一面沉声低语，手指却又滑上另一道剑迹，这一剑弯弯曲曲，似乎一剑，又似乎被三柄利剑一齐划中。

他自嘲地微笑一下：“这便是名震天下的‘三花剑’了，‘一剑三花，神鬼不差’，但是你这‘三花剑客’，是否能逃过我的剑下！”

右眼边的一道剑痕，其深见骨，其长入发，上宽下浅，似乎被人凌空一剑，自顶击下，这正是矢矫变化、凌厉绝伦的昆仑剑法，凄迷的大雪中，凄迷的昆仑绝顶……他心底一阵颤抖，那一次惊心动魄的往事，每一忆及，便不禁令他心底升起惊悸，但是，他毕竟还是安然地度过了。

还有武当的“两仪剑法”“九宫神剑”，他手掌滑下面颊，隔着那袭锦缎的衣衫，他抚摸到肋下的三道剑痕。

“武当剑手，心念毕竟仁厚些，击人不击面容，是以我也未曾赶尽杀绝。”他暗自低语，“可是，谁又能想到，面慈心软的武林三老，毕竟也

在黄山一役中丧失性命！”

龙布诗不禁为之长叹一声，使天下武林精粹一起同归于尽的黄山大会，却未能使他身受半点创痕，这是为了什么？

“因为我已经遍历天下武林的奇技绝学，世间再没有任何一种武技能伤得了我！”

他遥视云雾凄迷的远山，心头突地升起一阵难言的寂寞，求胜不能，固然可悲，求败不能，更为可叹，往日的豪情胜绩，有如一片浮云飘过山巅般，轻轻自他心底飘过，浮云不能驻足山巅，往事也不能在心底常留……

一声鹰鸣，传自山下，“不死神龙”龙布诗目光一闪，自旧梦中醒来，山巅之上，一片死般沉寂，绝色少女两道冷削的眼波，正出神地望着他，仿佛是期待，仿佛是敬佩，又仿佛是轻蔑。

突地，“不死神龙”龙布诗，又自发出一阵裂石穿云的长笑！

长笑声中，他双臂一分，一阵叮叮声响，锦袍襟边的十余粒黄金纽扣，一起落在山石地上！

虬须大汉龙飞目光一寒，颤声道：“师父，你老人家这是要做什么？”

龙布诗朗声笑道：“我若不与叶秋白遗下的剑法一较长短，她固死不瞑目，我更将终生抱憾。”

绝色少女冷冷地一笑，缓缓一系腰带。龙飞瞠目道：“师父，此事太不公平……”

龙布诗笑声一顿，厉叱道：“你知道什么？”突又仰天笑道，“老夫一生，号称不死，老来若能死在别人剑下，却也是生平一大快事。”

龙飞心头一震，连退三步，却见他爹爹突地手掌一扬，深紫的锦缎长衫，有如一片轻云，横飞三丈，冉冉落在古松梢头。

绝色少女冷冷道：“缺盆、神藏、阳关……”

龙布诗冷冷哼一声，拧腰转身，背向龙飞，缓缓道：“飞子，‘鹤嘴劲’的手法你可还记得么？”

龙飞颌下虬须一阵颤抖，道：“还……记得。”

龙布诗道：“你且以‘鹤嘴劲’的手法，点我‘缺盆’‘神藏’‘阳关’三穴。”

龙飞面容一阵痉挛，道：“师……父……”

龙布诗轩眉叱道：“快！”

龙飞呆了半晌，突地一咬牙关，一个箭步，窜到他师父身后，双手齐出，食指与拇指虚拿成“鹤嘴劲”，缓缓向他师父肩头“缺盆”穴点去。

玄衫少妇暗叹一声，回转头去，但目光一触那锦衾所覆之物，便又立时回过头来，只见那豪迈坦直的龙飞，手掌伸到半途，便已不住颤抖，终于还是不能下手。

龙布诗浓眉一轩，回首叱道：“无用的……东西！”

他“无用的”这三个字说得声色厉然，但“东西”两字，却已变作轻叹。

虬须大汉龙飞双手一垂，颓然长叹一声，道：“师父，我想来想去，总觉得此事极为不妥……”

话音未了，突地一条人影横空掠来，竟是那一直追随着乌衫清瘦少年身后的弱冠少年。

龙飞皱眉道：“五弟，你来做什么？”

弱冠少年神情木然，缓缓道：“大哥既无法下手，便由小弟代劳好了。”

龙飞双目一张，叱道：“你疯了么？”

弱冠少年目光直视，面容呆木。“不死神龙”转身仔细望了他几眼，突地长叹一声，道：“我一直当你孱弱无能，嫌你脂粉气太重，想不到你外柔内刚，竟与老夫昔年心性一样，此次我若能……”干咳几声，转目道，“你既也懂得‘鹤嘴劲’的功力，还不快些下手。”

龙飞连退三步，垂下头去，似乎不愿再看一眼。

只听“笃，笃，笃”三声轻响，绝色少女一声冷笑。

龙布诗“呼”地吐出一口长气，又“呼”地吸进一口长气，接着“锵啷”一声龙吟，剑光耀目！

玄衫少妇柳腰轻摆，掠至龙飞身侧，低语道：“你难受什么，师父又不是定要落败的！”

龙飞霍然抬起头来，像是想说什么，却又未曾出口。

只见那绝色少女自青衫少妇手中，接过一柄离鞘长剑，右手食中两

指，轻轻一弹剑脊，又是“锵”的一声龙吟，传遍四山！

剑作龙吟，余音袅袅，“不死神龙”龙布诗右掌横持长剑，左掌食、中两指，轻抚剑身，阴森碧绿的剑光，映着他剑痕斑斑的面容，映着他坚定沉毅的目光，良久良久，他动也不动地站在那里，只有手指与目光，一齐在这精光耀目的长剑上移动着，就像是一个得意的母亲，在温柔地抚摸着她的爱子一般！

然后，他沉重地叹息一声，解下腰边的绿鲨剑鞘，回身交到那弱冠少年的手上，弱冠少年英俊清秀的面容，竟也突地闪动一丝惊异之色，双手接过剑鞘，龙布诗已自沉声说道：“自今日起，这柄‘叶上秋露’，已是你所有之物！”

弱冠少年目光一亮，手捧剑鞘，连退三步，“扑”地跪到地上，恭恭敬敬地叩了三个头。

虬须大汉面色骤变，浓眉轩处，似乎想说什么，玄衫少妇却轻轻一拉他衣角，两人对望一眼，一齐默然垂首！

龙布诗长叹一声，道：“莫要辜负此剑！”

弱冠少年长身而起，突地转身走到那具锦衾所覆之物前面，缓缓伸出掌中剑鞘，缓缓挑起了那面五色锦衾，赫然露出里面的一具紫檀棺木！

龙布诗瞬也不瞬地望在他身上，沉声道：“你可有什么话说？”

弱冠少年神情木然，竟又缓缓跪了下去，面对棺木，恭恭敬敬叩了三个头，突然手腕一反，自腰边拔出一柄作龙形的雪亮匕首，在自己中指之上轻轻一点，然后反手一挥，挥出数滴鲜血，滴滴落在紫檀棺木之上。

“不死神龙”龙布诗严峻的面容之上，突地泛起一丝满意的微笑，颌首道：“好！好！”一捋长髯，转身走到绝色少女面前。

绝色少女轻轻一笑，道：“刘伶荷锄饮酒，阁下抬棺求败，‘不死神龙’，果真不愧是武林中第一勇士！”她直到此刻，面上方自露出笑容，这一笑当真有如牡丹花开，百合初放，便是用尽千言万语，也难以形容出她这一笑所带给别人的感觉！

弱冠少年将那柄绿鲨剑鞘，挂在腰边，目中突地发出异光，盯在绝色少女的面上，一步一步地缓缓向她走了过去！

绝色少女秋波一转，与他的目光相遇，神情之间，竟似不由自主地

呆了一呆，等到他走到她的面前，她方自一整面色，沉声道：“你要做什么？”

龙布诗沉声道：“此间已无你之事，还不退下去！”

弱冠少年目光不瞬，一语不发，突地双掌一分，左掌拍向绝色少女右肋，右掌竟拍向“不死神龙”龙布诗的左肋！

这一招两掌，时间之快，快如闪电，部位之妙，妙到毫巅，绝色少女与龙布诗齐地一愕，俱都想不到他会突然向自己出手！

就在他们这微微一愕间，青衫少年手掌已堪堪触到他们的衣衫。

绝色少女冷笑一声，左掌“唰”地挥下，“啪”的一声，与弱冠少年右掌相击，龙布诗厉叱一声，拧腰错步，亦是挥出左掌，“啪”的一声，与弱冠少年左掌相击！

四掌相击，两声掌声，俱在同一刹那中发出。虬须大汉浓眉骤轩，一步掠来，大声喝道：“老五你疯了么？”

却见弱冠少年双掌一撤，脚步一滑，行云流水般倒退三尺，躬身道：“师父，这女子没有骗你！”

龙布诗道：“你是说此刻我的功力，已和她一样了？”仰天一阵长笑，又道，“好极好极，今日我到底有了个与我功力相若的对手！”

龙飞呆了一呆，道：“原来你方才是要试试这女子的功力，是否真的和师父此刻一样？”

弱冠少年垂首道：“正是……”

龙布诗朗声笑道：“平儿若非有此相试之意，怎会对我出手，你这话岂非问得多余了些？”

这威猛严峻的老人，此刻虽已临着一次定必极其凶险的恶战，但心情却似高兴已极，不知是为了终于求得“功力相若”的对手，抑是为了寻得一个极合自己心意的子弟，或是两者兼而有之？

龙飞面上不禁泛起一阵愧色，缓缓后退，缓缓垂下头去，却用眼角斜斜睨了那弱冠少年一眼。

玄衣少妇轻轻一笑，道：“五弟年纪轻轻，想不到竟有如此智慧和功力，真叫人看不出来！”

龙布诗微喟道：“日久方见人心，路遥方知马力，看来人之才智性情，